

第一章 府台子被掳

城门高三丈八尺，第二层高两丈二尺，上下一共六丈高，可是有人总是说城门高八丈，尤其是住在金州城的人，都是这么说的，要不你听听——

金州城门高八丈，里面住着阎罗王，惊堂一拍山河动，牛鬼蛇神吓得慌。

相传邓都城高八丈，阎王就是住在邓都城内，只不过金州既然也住了一位阎王，金州的城门，当然也应该是八丈那么高了。

如果有人怀疑城门没有八丈高，那么可以去看看——其实还真有不少人站在城下抬头看。只不过，这些人可不是看城门究竟有多高，城墙用甚么砌的，而是看城门右面垛子上伸出的那根赤红木杆子，因为木杆子上垂挂着三颗人头。

长发挽在绳子上，绳子又连在杆子上，从下面看上去，这一串人头，毛茸茸还带着血糊淋漓的样子。

金州就在八百里秦岭最东面，处在黄淮中间，正是水

旱山三路商业集散地，城虽不大，人口却不少，便也形成一个热闹喧嚣的繁华地方。

金州本来是个县治，“开府”还是近七年的事，自从府台大人丘冠中走马上任那天起，金州便由县改为府了。

姓丘的是两榜进士出身，年纪只不过三十六，正是年轻有为，前途美好的官场佼佼者。

金州城方圆五百地，都知道城中住着一位丘阎王，别的不提，单只插在城墙头上的那根专门挂人头的杆子，听说已经换了五根，天长日久，风吹日晒，撑不住一颗十八斤重的人头挂上去，怕挂上一半，杆子断了，那多邪。

丘冠中干了七年半来，他自己估计，大约已经被他斩首示众的人头是一百五十二颗，加上今天又挂上的三颗人头，他一共已斩了155颗人头。

金州府这地方可没有监狱，有人犯了案，该揍的揍，该杀的杀，老百姓的税粮不养犯人，丘府台不积案子，可也明快决断，就没听说有人发一句怨言的。

“为丘大办案的府衙捕头大人姓罗，叫罗玉，姓罗的武状元未试中，便跟着丘冠中干公事了。

金州城一共有两个刽子手，那就是江湖上传言的“鬼刀”段子才与段子宝兄弟二人。

段氏兄弟，一个叫“断人财路”段子才，另一个“绝人子嗣”段子宝，兄弟二人刀狠，至於怎么个狠？明明是

一刀之罪，可在他们的刀砍上犯人后脖根的时候，便会稍稍一顿，然后才变砍为切，便也把人头切落掉了。

头被砍掉，讲求个“快”字诀，犯人少痛苦，可他们这么一顿又切，犯人受的罪可大了，因为有些犯人会在这个时候喊叫一声。

人头落地带叫声，不但残酷也吓人。

丘冠中在金州府，这是最后一次斩犯人，三天之后，上面就派人来接替他了。

在金州府，他还干得不错，至少老百姓很少有骂他的。

既然政绩斐然，当然会受到上面重视，丘冠中就是要走马上任洛阳了。

虽然他还是个知府，但洛阳比金州大多了。

丘冠中在金州这么个肥地方干了七年半，看起来真的是两袖清风，因为他在离开金州的时候，金家只有一辆大车，车上除了他的妻子田氏之外，便只有一个5岁大的娃儿叫丘浩。

当然，丘冠中并非辞官不干，他干得正起劲呐，所以他随身还带了12名护从、3名贴身武士。

12名护从均是由捕快中选出来的，那三名贴身武士，可不正是“冷面金刚”罗玉与“鬼刀”段氏兄弟二人。

丘冠中连他在金州的刽子手也带走了。

从金州往洛阳，途中有一段是山路，有270里，这段

山路很险峻，那正是熊耳大山的东端，伏牛大山以北。

明天便是交割印信的日子了，丘冠中把捕头“冷面金刚”罗玉叫到后衙。

“罗兄”他们在私底下，一直是兄弟相称。

“大人。”罗玉有分寸，他一直尊称丘冠中为“大人”。

“明天是交割日子，里里外外你都张罗好了？”

“大人不用操心，一切照计划安排，都好了。”

丘冠中重重的点着头道：“我记得咱们是同年吧？”

“大人，当年我们一齐进京会试，你文我武……只不过……唉……”

丘冠中一笑，道：“七年多了，罗兄，你也早该成个家了，是吗？”

罗玉淡淡一笑，未置可否。

丘冠中又道：“洛阳乃花都，群芳艳丽，我得赶快为罗兄物色一个了。”

罗玉这才一笑，道：“跟着大人办案，我暂时不打算娶老婆，大人……”

他把厚厚的胸膛挺了一下，厚厚的嘴唇紧闭着，双目如狮的把一双有力的手搓了几下，又道：“大人，你是文官不贪财，我罗玉是武官不怕死，咱们这一合作，金州地方太平这么多年，大人，咱们当年的雄心壮志，不就是这样吗？虽谈不上保国，却也可以安民了。”

丘冠中点点头，道：“所以我知道你已把一切事情备妥，我还是把你找来。”

“大人请吩咐。”

“罗兄，吩咐下去，通令金城百姓，如有任何人设宴列队夹道相送者，严办。”

罗玉猛一怔道：“这……”

“去，照我的话去做，千万不能影响百姓们的生意，让我走得安心。”

“大人，你……天下的当官者都像大人一样，天下也就太平了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又道：“世道险恶，官纵盗，盗攀官，百姓便遭殃了，而大人你……”

哈哈一笑，丘冠中道：“罗兄不是与我也差不多？你一共破案近百起，赏银算起来有万两，可是你的银子一纹也不剩，都送哪儿了？”于是，两人哈哈一笑。

午时三刻已到，金州府衙中离职的丘冠中，一身官衣未换下，双手捧着金州府的印信，十分谨慎的交在新到任的任怀生手中。

任大人接过印信，丘冠中已吩咐道：“酒。”

只见罗玉双手捧了个朱漆盘子走上前，盘中三只银杯，丘冠中取过盘中杯子，高举过头，道：“第一杯敬天。”他把酒往空一泼，然后又取过第二杯道：“第二杯敬地。”一杯酒洒在地上，接着又取过第三杯在手，双手环抱一躬，道：

“这第三杯，我敬金州府境内善良百姓们。”於是，他一仰而尽，放下酒杯，便对一旁愣然的新上任知府一抱拳，大步往府衙外面走去。

这一着，可把满衙的人感动了，这位大人真是与众不同。

如是一般官场，新上任的三天醉，离职而去的醉三天，截然大不相同。

新上任的知府大人任怀生感动之余，大步送到知府衙门外大车旁，他发现大车上除了丘冠中的妻子田氏之外，就只有个五岁大的娃儿在睡觉。

再看大车内，两个包袱三床棉被，除此之外就一无所有了——真是清官。

任怀生看得心一痛，因为他到这地方带来五辆车，丫环就有四五个，而人家丘冠中呢？

两匹马拉大车，这些全是官家的，另外有四匹健马跟着，其中三匹马上坐着捕头罗玉与段子宝段子才兄弟二人，另一匹马上，就是驮的路上一应物品与12名护从的行李什物。

金州城内没声音，大众百姓遥遥的望着，平日那份喧闹，一下子真的变成阎王城了。

没有人前来送行，各众备的香案礼品一件也未拉出来，谁不怕丘大人的铁面无私，别以为丘冠中卸任他去，一瞪

眼，还是会吓人一大跳的。

现在，我们可以看看丘冠中的模样——

隆起的顶们，深陷的双目，眼珠子黑得发光，鼻子稍短，但骨架分明，双唇时常紧闭着，显出他在咬牙似的，有着一股子坚毅冷酷模样，中等身材稍瘦了些，双手背上青筋根根可见，离开府衙，他把官服放在车上，身上只是一袭旧长衫，旧布鞋，头发打结扎了一条青带，如果走在路上，任何人都以为他是个不第秀才。

丘冠中走近大车，他对送行的新任知府任怀生深施一礼，侧转身遥望大街，冲着大街又是一礼，他点点头，拉着车杆登上大车。这个动作却招来远处几声大哭。

不只是几声，是一片哭声，只不过丘冠中已听不到了，因为大车已往城外驰去，很快的驰去。

大车为甚么不缓缓而驰？那是丘冠中交代的，洛阳等人交接，不能误了公事。

丘冠中一行，头一天行了70里，夕阳搁在山顶的时候，前行的捕头罗玉策马大车边，道：“大人，前面清阳镇，再往前便是山区了。”

丘冠中掀起车帘，抬头看看，这才对罗玉道：“罗兄的意思是，今夜我们住清阳镇？”

罗玉道：“大人，明天连大车也不便进山区，山道崎岖，

只能骑马。”

丘冠中点点头，道：“马匹方面……”

罗玉道：“已有安排了。”

丘冠中道：“那就在清阳镇住一宿了。”

于是，罗玉率领十二名护从官差先行，段氏兄弟二人便随着大车缓缓的跟在后面。

清阳镇的南街头上，有一家平安客栈，这算是大客栈，因为这家客栈有个后院，两边相厢有单用客房两间，前院只有一间通炕客房，一张大炕可以挤上二三十个人睡。

你别嫌脏，在这一带全一样了。

丘冠中一行被两个伙计迎进客栈里，伙计们眼利，一探之下，得知是往洛阳走马上任的丘知府，可就不敢大意了，那份热切的招待就甭提了。

丘大人与妻儿三人住在后院一间客房里，另一间客房中，住着罗玉与段氏兄弟3人，12名护从，便与十几个客人挤在前院大炕了。

丘冠中在客房中稍事整理，平安客栈的胖掌柜已在客房外面候着了。

一声干咳，丘冠中走出房外，他发觉胖掌柜在等他，便问道：“何事？”

“回大人的话，前面酒席已备，就请大人夫人公子前往入席了。”

丘冠中双目一厉，道：“酒席？”

胖掌柜搓搓手，笑道：“不成敬意，大人。”

丘冠中立刻高声呼叫：“罗兄。”

附近客房中，罗玉拉开房门走出来，他发现丘大人已走出客房，便立刻上前，道：“大人，有何吩咐？”

丘冠中道：“何人订了酒席？”

罗玉皱眉看看胖掌柜，道：“谁订的酒席？”

胖掌柜笑呵呵的道：“大人，地方上闻得大人来到，这可是难得的机会，平日里，大人在金州府为咱们百姓辛苦，如今高升路过小地方，怎能轻易放过孝敬大人的机会，所以前面摆了两桌水酒，万望大人赏光。”

丘冠中面无表情的道：“掌柜的，官不扰民，民不诱官，这道理你懂吗？”

胖掌柜一愣，立即又笑道：“只不过顺便一顿酒菜，大人又……”

他不敢往下再说了，因为丘冠中的脸色在变，变得比小镇北头的城隍庙的守门神还怕人。怒视着胖掌柜，丘冠中道：“每人一碗盘子面，我房里 3 人送两碗，丘浩 5 岁，同她娘合吃一碗也就够了。”

掌柜闻言几乎要哭，他吃吃的道：“大……人你……”

丘冠中回身便走入房中了。

罗玉却沉声道：“照大人的话去做，不要自作主张。”

胖掌柜连忙点头，道：“是……”

胖掌柜边走边想，这位丘知府真清官呐，朝廷如果都是丘大人这种官吏，天下百姓就有福了。

别以为每人只有一碗盘子面，胖掌柜特别在面中加上一个卤鸡蛋，大伙吃得没报怨。

只不过前院的 12 名护从差役可惨了，因为客栈中的土炕有许多臭虫，咬得大伙不安宁，再加上二更天又来了 11 个客人，大伙这么一挤，还有几个鼾声如雷的胖子，这一夜真够瞧的。

斗转参横，天刚泛白，丘冠中便起来了。

大人起身，下面的人谁敢贪睡，胖掌柜也守在前房侍候着，这时候，送水的送茶水，上早饭的两样小菜、两碗包谷汤、四个馒头就匆匆的送进丘冠中的房中了。

这些都是丘冠中的交代，平日他在府衙也是这么几样，他吃得饱睡得着，心安理得。

丘冠中与妻子田氏、儿子丘浩，在罗玉的陪同下走出平安客栈，段家兄弟 2 人与 12 名护从差役已骑在马背上，一旁列开在等候了。

丘冠中扶田氏上马，把丘浩放在一个藤儿内，挂在马背上，大车已向丘大人告辞，回金州府了。

丘冠中上了马，缓缓的往镇外驰去，就在这时候，一个中年汉子边扣衣衫，边往这边跑过来，丘冠中也发现了，

他对罗玉点点头。

罗玉立刻拍马迎过去，道：“干甚么的？”

那人遥指丘大人，道：“清阳镇团练方大仁，迎接大人来迟，具是该死。”

罗玉摇摇手，道：“昨夜你来时大人已经睡下了，所以我挡驾，今天这么早害你没好睡，是我的罪过。”

姓方的忙摆手，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，大人你这话就折煞我了，我……”

这时候，丘冠中已到了 2 人附近，他似乎也听到姓方的话了。

罗玉向丘冠中一抱拳，道：“大人，他是清阳镇团练方大仁。”

“有甚么事吗？”

“昨夜他来见大人，被我挡驾，今天一早他又……”

丘冠中看看方大仁，道：“找我有事？”

方大仁忙恭敬的迎上一步，道：“卑职方大仁，昨夜与几位地方仕绅想为大人接风不成，继之又无法见到大人，今日特来为大人送行。”

“免……”

丘冠中只说了这么一个字，便拍马往镇外驰去，倒把这位清阳镇上的团练方大仁愣在当场。

方大仁遥望着远去的丘冠中一行，不自觉的喃喃道：

“丘阎王，果不其然也。”

丘冠中率领着罗玉等一行，缓缓的策马大山中，儿子丘浩则由一个善骑的护从抱着。

那丘浩今年才只5岁，一副天真无邪的样，观看山中风景，不时发出嘻嘻笑声，却也给这批人解去稍许寂寞。

山路预计要走两天半，方能看见中原平原，这一段山路，早被罗玉计划好了。

这一天走到日偏西，黑龙岭下一家野店，那罗玉已对丘冠中道：“大人，这家野店是一对老夫妻开的，属下办案时住过几次，店主叫王老十，50岁的人了，很能吃苦。”

丘冠中点点头，道：“今夜就住在这儿吧。”

他转过头看看儿子，丘浩已经睡在那个护从的怀里了。

他对妻子微微一笑，道：“浩儿叫了一天也累了，难怪他在马上睡着了。”

田氏含笑道：“离开城市来到大山里，他好奇嘛。”

便在这时候，只见罗玉拍马疾驰，赶到野店前面的两棵大柿子树下面。

他很轻松的翻身下马，边将缰绳往树下拴，高声喊道：“王掌柜，王大娘，快出来吧。”

但他喊了两声，也不见店中有人出来，罗玉抬头望向大门里面，里面很静，好像空屋一样。

“王老十，人呢？”

后面的丘冠中一行也到了，这些人纷纷把马拴牢，马背上摘下大被套与刀，便在这时候，从店内走出两个 30 多岁的女人，那模样儿可真娇，但若仔细看，二人一个娇又艳，另一个娇又媚。

罗玉先是一怔，双目逼视两个女人，道：“你们是……”

较美艳的女人走向罗玉，她嗔乎伸手去拍罗玉的肩，俏笑一声，道：“哟，来的是官爷呀，快请店里坐，要喝酒，二锅头，要吃饭，小笼包子盘子面，腊味卤味更齐全，葱姜大蒜随意拌，吃热的，锅盖一掀冒着烟，吃凉的，并把凉水泡黄瓜，爷们……”

罗玉不耐烦，把脸一沉，道：“我只问你，王老十他们夫妻二人呢？”

女子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进城办货去了。”

罗玉道：“那你是……”

女子指着另一女子，道：“我二人是王老十的亲戚，帮忙来的，王老十是我妹夫的大舅子，我们的关系，只拐了那么一个弯儿。”

罗玉便在这时，突然暴抬右手抓过去。

他这回动作出其不意，那女子双肩左右闪晃间，已站在一丈外，动作真利落。

罗玉一声冷笑，右掌一晃，左手再抓。女的也不含糊，

双拳翻飞十八拍。

罗玉七抓落空，便暴喝一声：“围上！”

两个女子齐声笑，便见从屋后转出一夥人来。

罗玉一看这些人都拿着家伙，便不假思索的一跃落在马前，从马鞍上拔出子母双刀在手。

这时，“鬼刀”兄弟段子才与段子宝两人，便也迅速的拔出冤刃砍刀抱在胸前。

于是，只见两个女子已并肩站在一个手提“银链魔爪”的黑汉身前。

双方只在这转眼间，各站方位，各排阵式，12名护卫官差，形成大半圆圈，把丘冠中一家3口守得紧，段氏兄弟握刀分站丘冠中身前，那“冷面金刚”罗玉则双手握刀，金刚怒目的站在前面。

“嘿……”

“嘿……”

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笑声，纷纷从三方面传来，便闻得那个娇又媚的女子，举手抓着身后黑汉的大草胡子抖了几下，哈哈笑道：“吴非吾，你出的主意，我们就看你的了。”

那黑汉哈哈一声道：“操他娘，这不是大伙都同意的吗？齐飞儿，你怎么沉不住气，被人家一唬，你可就立刻孙猴子遇上如来佛——现了原形了。”

那女的名叫齐飞儿，江湖上的“逍遥仙子”就是她。

只这两下里说出名字，罗玉便暗自吃一惊。

他突然出掌，就是要试一试那女子会不会武功，因为他知道，这家野店的王老十只有他们老夫妻两人，那来这么妖艳的女亲戚，果然被罗玉试出来了。

他重重的看了这九个人几眼，犯着疑虑的沉声道：“你们好大胆子。”

“嘿……”

“嘿……”

又是几声冷笑传来，笑声里还夹杂着笑骂：“奶奶的，这是甚么地方，容得你大摆官老爷架子呀。”

罗玉缓步退在丘冠中前面，低声的道：“大人，怕是传言的‘黑狱十三煞’，他们从不在金州地面活动，这几年未闻他们行踪，怎么也想不到会在这儿出现。”

丘冠中道：“胜算如何？”

罗玉道：“传言这‘黑狱十三煞’个个满手血腥，杀人眨眼，而且武功各有独到之处。”

丘冠中道：“这么说，胜算不大了？”

罗玉道：“属下拚死保护大人。”

丘冠中道：“弄清楚他们的目的。”

罗玉暗中点头，立刻走上几步，对“逍遥仙子”齐飞儿道：“我知道你们的来历。”

齐飞儿又去拉扯“人魔”吴非吾的胡子，道：“吴非吾，

他知道我们是谁呀。”

吴非吾哈哈笑道：“噢，他知道咱们是谁？那好，你问他，咱们是谁？”

齐飞儿冲着罗玉一个媚笑，道：“大人呐，你知道我们是那路人马吗？”

罗玉沉声道：“黑狱十三煞。”

他此言一出，至少有五个恶汉竖起大拇指叫“要得！”

齐飞儿半笑不笑的道：“果然是金州名捕，心眼里还真的知道不少，高！”

罗玉冷冷的道：“‘黑狱十三煞’怎么只来了9人，那另外4个又躲到甚么地方去了？”

他此言一出，齐飞儿手中银刀一抡，尖声大叫，宛似哭天抢地般道：“咱们就是为了4个快完蛋的好哥们，才来冒此不赦之罪，拦住丘知府的呀，万望多多成全，救救我们4个身紧囹圄的哥子们出来，如何？”

这是有求丘冠中，“黑狱十三煞”在江湖上专干大案子，干一票富3年，只不知为何会有4人被抓进大牢。

罗玉冷然一晒，道：“4个甚么人？被关在甚么地方？犯的是甚么罪？能帮则帮，不能帮免谈。”

“人魔”吴非吾急忙跟上一句，道：“能，能，一定能帮上忙的。”

罗玉道：“4个甚么人？”

吴非吾道：“被关的都是好样的一‘飞刀怪客’吕不悔、‘拐子’李老三、‘神偷’巧儿，还有‘海里蹦’屠大年。”

罗玉道：“他们被关在甚么地方？”

吴非吾搓搓长脸，苦笑道：“他们倒楣，被关在洛阳城的大牢里呀。”

事情终于弄清楚了，原来这9个恶煞是为了被囚在大牢中的4个好哥们。

罗玉又问：“他们身犯何罪？”

这时又摇摇摆摆的走过来另一风骚女子，此女子有些男女不分，正是“千面人狐”白盼儿。

细腰摆动着，人已站定了，她还又摆了两下子，才笑道：“他们4个呀，办那么一点小事也把事情弄砸锅，大人呐，洛阳总兵府还有机关，4个人事情未办成，被人全部弄进去了。”

罗玉闻言，道：“他4人去总兵家里？干甚么？”

白盼儿“嗨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说了你会笑得慌，大人呐，他们四个是为了一个尿盆呀。”

罗玉还以为白盼儿胡说八道，便把脸一沉，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大人在此，你敢胡言乱语。”

白盼儿收住笑容，道：“我的大人，草民句句实言呀，不信你问他们。”

罗玉道：“他们为了尿盆？”